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

王珪　戴冑兄子至德　岑文本兄子長倩倩子羲格輔元附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為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

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户所寄惟在此兒耳開皇末為奉禮郎及頗坐漢王諒反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負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叅軍及東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為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嶲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名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

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劒定天下既而規模宏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謀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勑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

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黄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為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為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為太宗所讓珪及温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恠之臣恐天下恠愕太宗怒曰卿皆我

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為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

玄齡李靖溫彦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甞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彦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

為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名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為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黄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為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何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荅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荅曰漢東平

王蒼云為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為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為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

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為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勑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尋卒年六十九

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于嶺外崇基孫旭開元初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時光祿少卿盧崇道犯罪配流嶺南逃歸匿於東都為讐家所發玄宗令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繫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並坐死親友皆決杖流貶時得罪多是知名之士

四海寃之旭又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遞相糺訐傑竟坐左遷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贓罪黜為龍川尉憤恚而死甚為時之所快

戴冑字元胄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為門下録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為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曹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朂以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令

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跡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
禄之盛則率土之濵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
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
由是出為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尅武
牢而得之引為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
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
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
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

從之胄駮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録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彞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縁無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為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時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

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罪至于死俄有詐偽者事洩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

後犯顔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寛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冑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後户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

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為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賚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冑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冑性明敏達於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為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

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為時論所譏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為郡公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謐大功大徳豈臣之所稱賛臣誠小人才識非

遠惟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强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户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

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撰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房玄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為之流涕胄無子以

兄子至德為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
三品尋轉户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
為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為榮咸亨中高宗為飛白書以
賜侍臣賜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
假六翮賜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
知悌曰竭忠節賛皇猷其辭皆有興比俄遷尚書右僕
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每遇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
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

不顯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荅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慎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詧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為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攷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

十四詣司隷稱寃辭情慨切名對明辯衆頗異之試令
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臺莫不歎賞其父寃
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
荆州名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荆州
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
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真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
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鄙
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

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别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名典軍書復署行臺攷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禮文本上藉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寮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顔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顔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温彦博奏曰師

古諳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蕒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宫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戸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

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
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
爲重下以億兆爲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
過即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
養性省畋遊之娱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静方内而
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
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惟願陛下思之而不倦
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

地長久雖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為福變咎為祥況水雨之患隂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為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禄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懐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

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為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踰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荅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是以憂懼

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産業者文本歎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闗疇昔之望不過秘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禄之重為懼已多何得更言産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欵太宗聞而不悦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文本泣

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于左右若令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宗愍其意而止惟名見文晤嚴加誡約亦卒無愆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

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為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為武氏以為周室儲貳則天許之實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

為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宫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名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廹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長倩子義長安中為廣武令有能名則天甞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鳯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

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為司門員外郎渭南令裴惓為地官員外郎先是羲為金壇令守悌及惓稱為清德羲以文吏著名俱為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為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惓至抗州刺史羲神龍初為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為王者募為疏者衆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為之羲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祕書少監

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為陜州刺史復歴刑部户部二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删定格令仍修氏族録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録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賞歎賜物三百段良

馬一疋仍下制書襃美之時義兄猷為國子司業弟翔為陝州刺史休為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

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為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為承嗣所譖而死海内寃之輔元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名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

甚為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為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録事叅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令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及以勲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

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

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為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輟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十年復授中書侍郎

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
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
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
譽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
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
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
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兾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為
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構逆事與侯君集

相連稱遺君集将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顯慶元年累授黄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賔客弘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横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有集十卷行於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兹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士官一

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匡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宽匡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義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汙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

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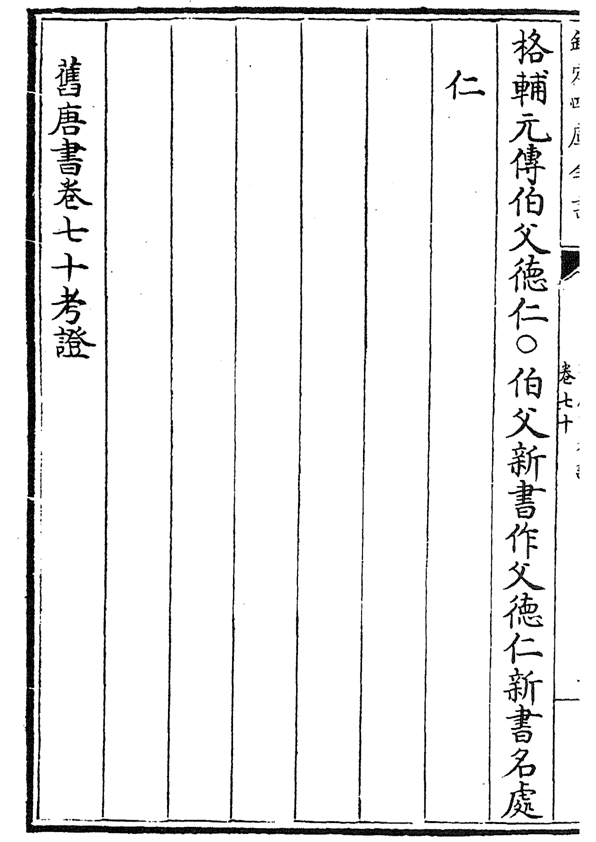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王珪傳季叔頗當時通儒○沈炳震曰案隋書文學傳作頍兩書俱作頗

長子崇基崇基孫旭○新書珪孫旭

岑文本傳長倩子羲長安中為廣武令○沈炳震曰案舊書作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覲下文韋嗣立薦羲曰恨其從兄長倩犯逆為累則固非長倩之子而亦非文本之孫蓋長倩為文本兄子羲當是文本子也



格輔元傳伯父德仁○伯父新書作父德仁新書名處仁

舊唐書卷七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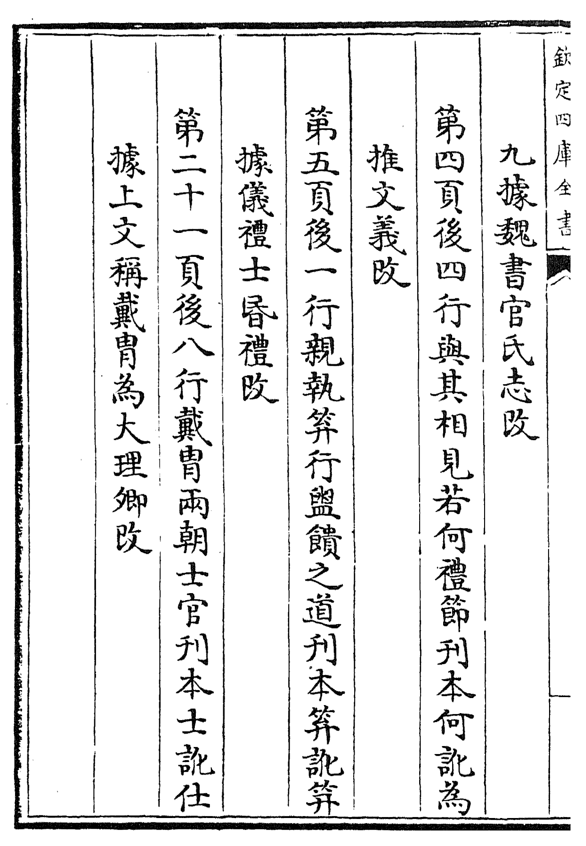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九第三頁前四行攻其田地案此句疑有脫訛

第三頁後五行又為十丈高樓俯視城内刋本俯訛仰今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進兵圍洎汋城刋本汋訛灼據上文及新書傳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隋虎賁郎將刋本賁訛貴今改

卷七十第一頁前七行在魏為烏丸氏刋本丸訛



九據魏書官氏志改

第四頁後四行與其相見若何禮節刋本何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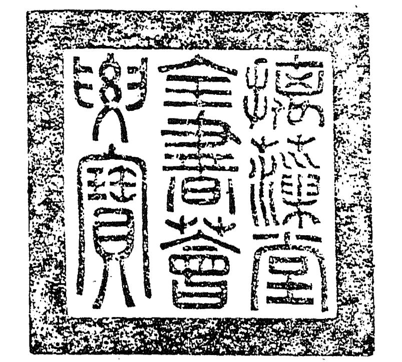
推文義改

第五頁後一行親執笄行盥饋之道刋本笄訛笄

據儀禮士昏禮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戴胄兩朝士官刋本士訛仕

據上文稱戴胄為大理卿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張　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八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七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二十一

魏徵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横之說大業末武陽郡丞

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
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
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於洛口徵説密長
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鋭卒死傷多矣又軍無
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
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
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
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

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拂衣而去及密敗徵隨
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
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為李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
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
叛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十
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
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
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

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東畧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

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俄而建德悉衆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及踐祚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前

宫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啟聞太宗甚悅

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内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驗無狀彦博奏曰徵為人臣惟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

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貞觀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

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圖籍粲然畢
備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
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
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
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
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漢建武
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
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

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後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還京憩於湋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宫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等何為李靖而輕我宫人即令案驗湋川官屬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

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
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
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
而不問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
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
之以至今日足為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
即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
應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

耶徵曰昔舜誡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以皇后所生勑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子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

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尋進爵郡公七年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

公賜物二千段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忝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卿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徵特進仍知門下事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一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

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險忌讒邪者

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深可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絶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毁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

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
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
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
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
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
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
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
薪救火揚湯止沸以亂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

何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下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其二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

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

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

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其三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

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

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爲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徵厲或以供

給不贍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難察也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

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末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末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

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悦耳之邪説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

之不固則驕奢淫泆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曩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其四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國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

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悦以從諫自兹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强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强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諍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其在兹乎故孔子惡利口

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令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譽毁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可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

未免於傾敗況内懷姦利承顔順旨其為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内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

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賞之是賞

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膺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

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絶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秪可恣其陳道若

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
言是也並勞而遣之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
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
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
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
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谷朝
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
必約我以禮也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為縣男請讓

孤兄子叔慜太宗愴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兹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曰

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
絶庶孽之窺覦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
遂可珪奏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
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
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顔正諌匡
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
佩刀以賜二人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
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複採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

覃恩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秘府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為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里所

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為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時公卿大臣並請封禪唯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諸夏未治安耶遠夷不慕義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

登耶何為而不可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令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

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絶鷄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輿人之誦太宗不能奪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内外庶僚竝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絶天下之望十六年

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頼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其年稱綿惙中使相望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篤輿駕再幸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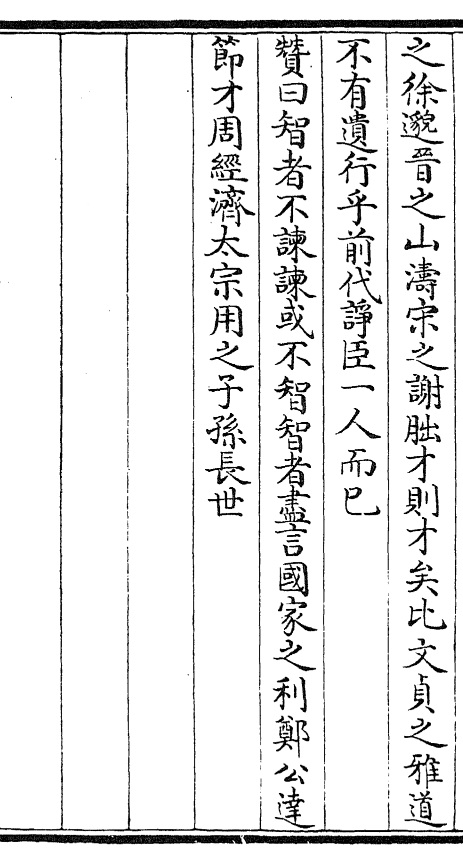
吹班劒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將祖載徵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竟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為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實封九百戶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

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
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
亂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
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
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
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顔進諫雖逢王赫斯怒神
色不移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

有宰相之材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顧其家漸衰矣徵四子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禮部侍郎則天時為酷吏所殺神龍初繼封叔玉子膺為鄭國公叔瑜子華開元初太子右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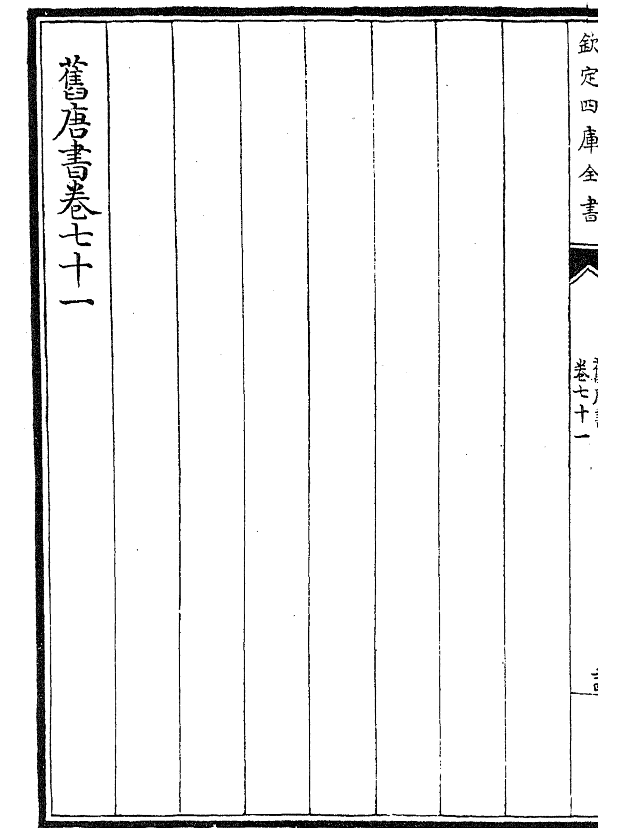
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

恐移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
何匡益忠盡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
之上言圖爲姦利與賊臣爲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
古道未切事情則納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閲魏公故
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
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
於道義發爲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
幸中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



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為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朏才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舊唐書卷七十一

舊唐書卷七十一考證

魏徵傳○臣德潛按新舊二書所載魏徵言行去取各有所見新書有諫鄭仁基女事舊書無與封德彝論大亂易治猶饑人之易食也云云新書有舊書無論長樂公主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事舊書有新書無帝于苑中作層臺以望昭陵事新書有舊書無徵上四疏舊書全錄新書不載十思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

終不平也云云新書有舊書無十漸不終疏新書有舊書無却封禪議新書有舊書無又舊書祇載停婚而遺征遼還重為立碑之事于君臣之義有遺憾也必合二書參攷之乃見完備

舊唐書卷七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七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二十二

虞世南 李百藥子安期 褚亮劉孝孫李守素附 李玄道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

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吴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已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毁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為建安王法曹叅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德初除西陽王

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命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秘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宇文化及弒逆之際世基為内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黄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尋轉記室

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裴屛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宫遷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秘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載七年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愞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

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藪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寃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氐百餘日乃滅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見公問

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公誡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太宗斂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

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鷙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當此之時足為勍敵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獅子詔世南為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准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既

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

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

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慼也今為丘壠如此其内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耶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

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

度頗有減省馬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葢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于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橜斯葢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

須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仍授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禄賜防閤並同京官職事尋卒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别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手勅魏王泰曰虞

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蹔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顔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太宗為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為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

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幷為造天尊像一區又勅圖其形於淩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為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

讀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稲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稲杜預注曰鄅國在琅邪開陽人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宫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宫學士或嫉其才而毁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宫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為東宫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内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

不赴煬帝大怒及即位出為桂州司馬為沈法興所得
署為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
郡臨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
達烏程屬江都難作復會沈法興為李子通所破子通
又命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
百藥為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伏威囚之百藥著
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伏威既
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

遣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歴陽狝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藥不死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説杜伏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

及律令撰齊書二年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

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治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為自古皇王君臨寓内莫不受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尚不能克昌厥後是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

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
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逼禋祀如綫郊畿
不守此乃淩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閏餘數
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啓誦借使
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豈
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顔之基命者也然則得失成敗
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亡今古理蔽
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盡封

諸侯王畿千乘之間俱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紀綱既紊斷可知焉鍥船求劒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異申繒之酷乃欽明昬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始自藩屏化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衆暴寡疆埸彼此干戈日尋狐駘之役女子盡髽崤陵之

師隻輪不返斯葢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
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
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吏
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
天不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
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
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
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

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名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為己思治豈若是乎内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禄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啟布衰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甑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

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懐前古將復五等而循舊制建萬國以

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革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後魏時乗華夷雜處重以關河分阻吳楚懸隔習文者學長短縱横之術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階彌長澆浮之俗開皇在運因藉外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時運非克定之功年逾二紀民不見德及大業嗣文世道交喪一時人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冦虐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歷情深致治綜

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槩實所庶幾愛
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
王之德也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申
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
泣辜也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陋無棄芻蕘帝堯
之求諫也弘獎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
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羣臣以宮中暑濕寢膳或
乖請徙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家人之產竟抑子來之

願不忝陰陽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歲荒儉晉天饑饉
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惠卹竟無一人流
離道路猶且食啗蔾藿樂撤簨簴言兕悽動貌成癯瘠
公旦喜於重譯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欵附萬里
歸仁必退思進省凝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事遠方不
藉萬古之英聲以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跡絶遊幸
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
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

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美哉斯言也太宗竟從其議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

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于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讌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十年以撰齊史成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賜物四百段俄除宗正卿十一年以撰五禮及律令成進爵為子後數歲以

年老固請致仕許之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以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於五言詩雖樵童牧豎並皆吟諷性好引進後生提獎不倦所得俸祿多散之親黨又至性過人初侍父母喪還鄉徒跣單衣行數千里服闋數年容貌毀悴為當時所稱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談賞以舒平生

之志有集三十卷子安期安期幼聰辯七歲解屬文初百樂大業末出為桂州司馬行至太湖遇逆賊將加白刃安期跪泣請代父命賊哀而釋之貞觀初累轉符璽郎預修晉書成除主客員外郎永徽中遷中書舍人又與李義府等於武德殿内修書再轉黄門侍郎龍朔中為司列少常伯參知軍國有事太山詔安期為朝覲壇碑文安期前後三為選部頗為當時所稱時高宗屢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衆皆莫對獨安期進曰臣聞聖帝

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皆已癯瘠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彦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沉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高宗深然其言俄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

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咸亨初卒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曽祖湮梁御史中丞祖蒙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確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名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為尚書殿中侍郎陳亡入

隋為東宫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註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

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為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内有功德

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儀
劉歆博而舊矣光武即位建髙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
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髙堂隆爲鄭學議立
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
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
親而爲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
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
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

事宋武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建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革加宗迭毁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像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已來因循不變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

潛暢至澤傍通以昆彭之勳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
睿哲玄覽神武應期撥亂返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
統聖嗣鴻名冠於三代寶祚傳於七百當文明之運定
祖宗之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
自歷代已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旨歸校以優劣康
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遠今請
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祧百世之後
不毀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高廟有司行事竭

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家人職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漢京諸廟既逺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雜用漢儀事難全採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末行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筆札為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横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

亮親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懐遂題詩於隴樹好事者皆傳寫諷誦信宿遍於京邑焉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為黄門侍郎委之機務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拯百王之獘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食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隟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

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

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
從軍中宴筵必預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
晦等十八人為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
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為弘文館學士九年進授員
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
十六年進爵為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于家太宗幸
遼東亮子遂良為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
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

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及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絶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屬大行臺司勲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

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顔相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為之像賛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閤下每軍國務静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

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顔相時兄師古蘇勗兄子幹劉孝孫者荆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文會大業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偽杞王辯引為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歴虞州録事叅軍太宗名為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甞採歴代文集為王撰古今類

序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叅軍尋遷太子洗
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也世居鄭州為山東冠族祖瑾魏
著作佐郎父行之隋都水使者玄道仕隋為齊王府屬
李密據洛口引為記室及密破為王世充所執是時同
遇凶俘者並懼死達曙不寐唯玄道顏色自若曰死生
有命非憂能了同拘者雅推其識量及見世充舉措不
改其常世充素知其名益重之釋縛以為著作佐郎東

都平太宗召為秦王府主簿文學館學士貞觀元年累
遷給事中封姑臧縣男時王君廓為幽州都督朝廷以
其武將不習時事拜玄道為幽州長史以維持府事君
廓在州屢為非法玄道數正議裁之嘗又遺玄道一婢
玄道問婢所由云本良家子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
之君廓甚不悅後遇君廓入朝房玄齡即玄道之從甥
也玄道附書君廓私發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玄道流嶲州未幾徵還為常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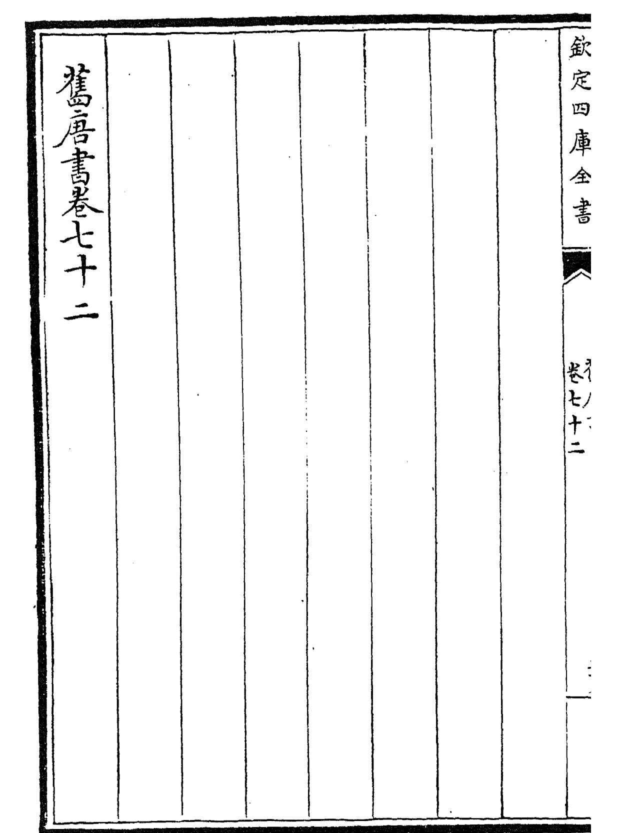
之太宗下詔襃美賜以綾綵三年表請致仕加銀青光
祿大夫以祿歸第尋卒子雲將知名官至尚書左丞
李守素者趙州人代為東山名族太宗平王世充徵為
文學館學士署天策府倉曹叅軍守素尤工譜學自晉
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勲貴華戎閥閱莫不詳究當時
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
相酬對及言北地諸侯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援證
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

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雖為美事然非雅目公既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彦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為五經笥今目倉曹為人物志可矣貞觀初卒

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

之所及文皇帝掲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集人之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櫝價春山為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

賛曰猗與文皇盪滌蒼昊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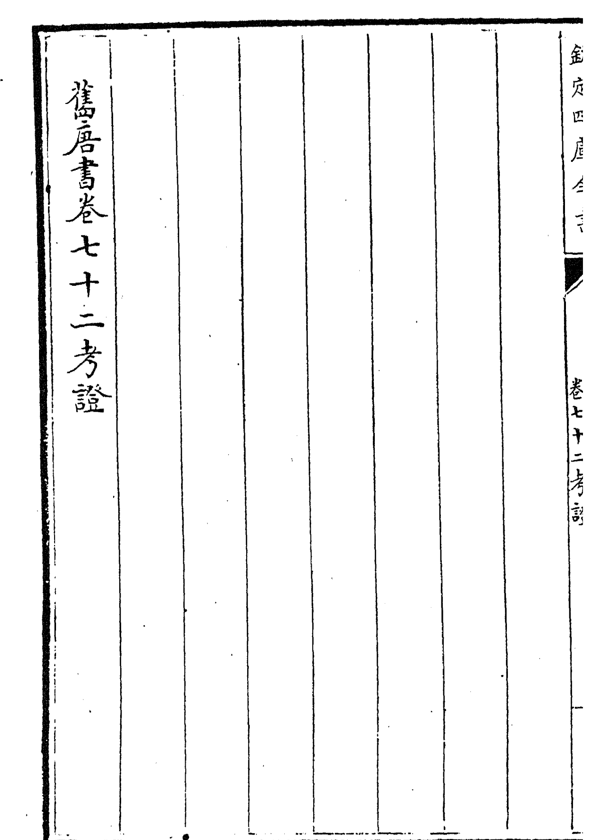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二

舊唐書卷七十二考證

褚亮傳曾祖湮梁御史中丞○沈炳震曰陳書褚玠傳作澐

劉孝孫○臣德潛按因褚亮傳中叙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録事劉孝孫入館尋遺圖其狀貌是因薛收而及其生平不必更立傳也今附亮傳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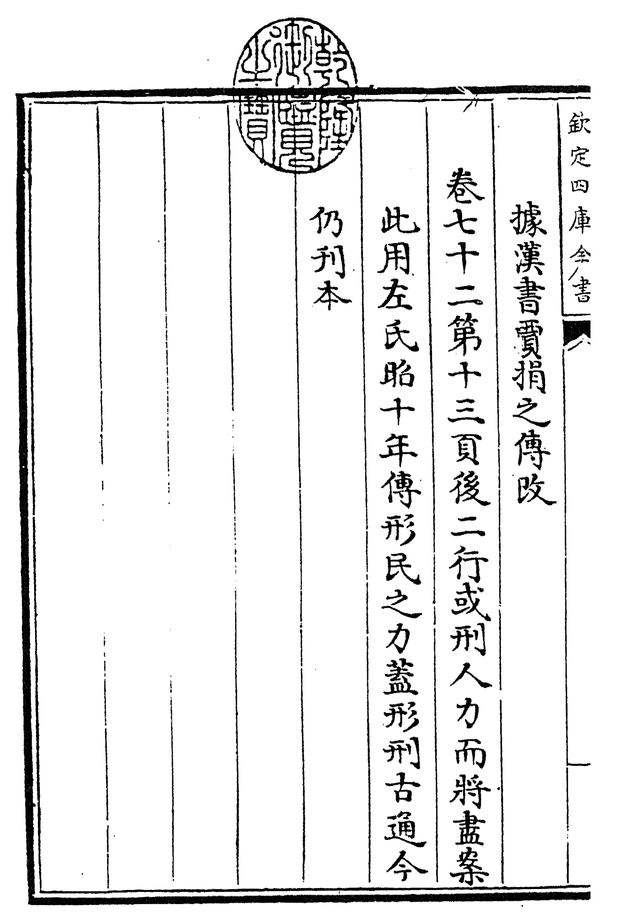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七十二考證

謹案卷七十一第三頁後四行五行寧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以文義推之慮字誤新書不載姑仍之

第四頁前六行徵為人臣惟存形迹刊本惟訛雖今改

第十頁前二行凡昔元首刊本昔訛百據唐文粹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吾師行日三十里刊本師訛凶



據漢書賈捐之傳改

卷七十二第十三頁後二行或刑人力而將盡案此用左氏昭十年傳形民之力蓋形刑古通今仍刊本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